

不可征服的人們



戴夫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822
4350,

們人的服征可不

著 夫 戴

CAG 25/01

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們人的服征可不

著作者

戴

夫

出版者

東北書店

佳木斯
齊齊哈爾
哈爾濱
牡丹江
東安
北安

印刷者

東北日報二廠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
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
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
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

元

價定冊每

佳.10000. 版初月八年六十三國民

不可征服的人們

一、憎恨	一
二、血債	七
三、火花	一七
四、開頭	二一
五、伏擊	二九
六、殲滅戰	三四
七、『棺迷』李鐵工	四〇
八、寧死不屈	四六
九、在動員會上	五三
十、苦難	六二
十一、蠢動	六九
十二、轉變	七九
十三、新的開始	八五

一 憎恨

一九三九年七月，日寇又打進晉東南來了。

敵人今年完全不像去年那樣莽撞：（註一）二月間『蠶食』了邊沿區的點綫，一直準備了快半年，這才以重兵穩穩向中樞壓縮。長治（註二）紛擾起來。敵機從四月間就開始了轟炸，人們對空襲已習慣了，現在仍不免感到恐怖。

七月三日早晨，太陽剛從太行山頂露出臉來，敵機的響聲便襲來了。城市 and 村鎮變得像開水鍋，人們匆忙地各自分散隱避。一會，敵機響聲更近了，原野和大山都跌入緊張的沉寂中。人們都屏息着，幾乎聽到自己的心跳。

小孩子們却不怎麼害怕。南山頭離城五里，看東南，村口就有一個兒童團員，擎着紅櫻槍，站在山崖上沒有動。他只有十歲上下的年紀，頭皮的扁鼻子下邊掛着一條黃鼻涕，紅櫻槍比他的身子幾乎長一倍，然而他却十分嚴肅，挺着胸脯，瞪着又小又亮的眼睛，好像一個小戰士。他要在敵人空襲的時候注意防奸。

可是他的祖父不懂他的心理。祖父以不像老人的動作，攀籐附葛地爬到山崖上來，硬把他拽進高粱地裏去了。孩子正無可奈何，敵機聲忽又沉寂下去。他看見祖父一鬆懈，便乘隙逃脫，跑到另一個崖上，把紅櫻槍靠在身邊，在一顆大榆樹的樹蔭底下爬伏下來。敵機聲音忽又高昂了，他的祖父吃

責他，教他躲避，但他一點也不理會，只頻頻回顧，準備着祖父來捉時好早一點逃遁。

敵機在西南角上兜圈子，聲音忽高忽低，這一回真的飛過來了。孩子爬在樹蔭下把脖子伸長得像一隻鵝，看着遠空越來越大黑影子，大聲地數着說：

「一架，兩架，三架，……後邊還有三架，一共六架！啊，一共九架哩！」

敵機的響聲越來越大了。祖父聽到孩子的喊聲，心像在往陷阱裏沉，「九架一二三」鑽進他的耳鼓，他的身肢忽像冰了似的麻木起來，心跳得像要向口腔外蹦，今年第一次遭受空襲，他曾經體驗過一種異樣恐怖的感覺，現在這感覺又侵襲到他身上來了，他想起了他從來不敢想起的被轟炸以後的縣城。

今年春天，敵機的突然襲擊，給了縣城很大的損失。當天太陽大偏西，他到城裏去了。城牆是在粉碎敵人九路圍攻以後就拆了的，已經成了斷斷續續的磚土堆。許多在戰爭中毀壞的房屋還沒有蓋起來，遭受轟炸以後，新被毀壞的房屋有的在屋頂上露出殘破的樑椽，有的牆壁被炸彈片打得斑斑駁駁的，破磚碎瓦，使街市顯得十分淒涼。

他一進東門便去看他當去燒香的關帝廟。那裏的大殿被炸塌了一角，協天大帝結了蜘蛛網的眼睛沒怎麼樣，長鬍子却已被炸彈片削去了一大半，只剩下三分之一還在微微飄動。有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老頭子歪倒在神座下，二隻手臂抱着關老爺的腿，被炸死了。

「唉，連神也遭劫，這年頭！」他嘆息着走到街市上去。

街上很少行人。人們都聚集到那些倒塌的冒煙的院子裏去了。十字街口一個被炸的院裏，聚集的

人最多。院裏還散發着火藥氣，他擠進人羣，看見在一個被炸塌的洞口，站着幾個強壯的青年，手裏攪着粗繩，繩的一端繫進洞裏，在打撈什麼東西。洞裏有鐵鍊碰擊土塊的聲音，一會兒伸上一個沉悶的聲音來。

「拽呀！」

於是站在洞邊的青年便吐些唾沫在手掌心裏。擰了幾擰，吆喝着拽起繩來。不一會一隻大柳條筐被拽上來了。裏面橫七豎八地堆着些斷腿殘臂，中間夾着一個瞪着像玻璃般眼睛的死孩子。一看見這景象，前排的人吃驚地啊一聲，後排的人被擠着倒退了幾步。

他戰慄地閉了眼睛，幾乎被一個青年人擠倒。扶着一個大胖子站穩腳步，人們已把他擠出洞去的空子填起來了。他好不容易喘過一口氣，站在高處瞭望的女人忽然尖叫起來，人羣起了比剛才更大的陣騷動。他不敢把眼睛轉向洞邊去，但不知什麼原因，那裏的一切偏偏十分明顯地映在他的眼裏：又一柳條筐，滿裝着一個血肉模糊的胖女人，肚皮迸裂，露出白花花的花腸來，當中還夾着一個大血塊，那是一個剛剛變成人形的小生物。

老人毛骨悚然地捂住自己的眼睛，也忘記是怎樣被擠出人羣來的了，從城裏跑回家，楞楞坐到掌燈的時候，才吐了一口氣。他用顫抖的聲音對剛從地裏回來的人們說：

「十字街口那一家通通完啦，連那個沒出娘胎的小東西！」

現在九架飛機排成三個小隊飛來，羣山微顫，空氣被機翼激蕩，使得禾苗颯颯地抖動起來，他把身子緊貼着地，心裏想：

「這會不知又該輪到誰了！」

然而他的孫子似乎沒有把九架飛機當回事。他臥在樹蔭底下，只把兩隻眼睛滴溜溜地隨着敵機打轉。敵機像捕捉小鷄的老鷹，圍着鄧安古城，（註三）十分猖獗地上下飛翻，輪番俯仰投彈。

孩子看見敵機落下去，機聲變小了，便大聲喊：

「啊，當中那三架落到城裏去啦！」

他天真地希望敵機是機件壞了跌下去的。

可是接着那裏却傳來撕破綢子似的難聽的聲音，城裏發出猛烈的爆炸聲，空氣迸裂了，羣山轟鳴起來，大地激烈地震動着，三架敵機又吼叫着飛升起來了。接着又有另外的三架，向城市俯衝下去。

接着又是炸彈撕裂空氣的尖聲，和一聲緊接一聲的『轟！轟！轟！……』

轟炸繼續了一小時，敵機分散，在原野、村鎮、羣山的上空盤旋起來。老人的臉子變了色，他擔心敵機轟炸村莊，更害怕敵機掃射高粱地。

但敵機只盤旋了兩周，便排成原來的隊形飛走了。在高升起來的太陽光影裏，閃忽閃忽地落下一些白亮的東西。孩子叫：

「鬼子放毒氣啦！」

接着就把頭埋到土裏去了。

然而敵機響聲遠去了，却什麼動靜都沒有。他用衣袖擦了擦泥污的鼻子，抬頭看見那些飛落的東西，原來是一些紙片。原野上已有許多大人孩子伸手在空中搶奪了。

他飛步跑下崖，只搶得一張缺了一角的四開小報紙。

報紙上的字小得像螞蟻，他只認得當中『救國時報』四個大字。夾在許多小字當中不少圖畫，畫着些穿短袖衣服的女人，還有一幅畫着赤條條的一男一女，又像打架又不像打架地扭在一起。他不懂那是什麼意思，看見祖父走來，便迎上去把報紙遞給了他。

祖父的眼睛已老得發了花，幾乎把報紙湊在鼻子尖上，都不能認出那上面的小字。但看見那些畫兒，他的臉却氣得變了色，蒼老的額上綻出一條條青筋，咬着牙齒說：

「兩，兩國交兵，還，還用飛機散春宮畫來害人子弟！」

青年人却不了解他心情，沒搶着報紙的還圍攔着他，舉起自己手裏的紙片說：

「我這是吳佩孚的『和平救國宣言』（註四）也是鬼子從飛機上扔下的，咱們換着看吧！」

老人已把報紙扯爛了。

「什麼『和平救國宣言』呀？」

「吳佩孚的，叫我們和鬼子講和，建設什麼共榮圈哩！」

老人憤慨地搖搖頭：

「去年來時像魔王，今年還沒見影子，就飛來飛機，又是轟炸，又是扔春宮，還和什麼平

呀——」

「這是吳佩孚說的，」青年以為這是對他的，急忙不滿地解釋說：「又不是我……」

「管他是誰說的，我啥也不要了，也不能和鬼子拉倒！」

了。

孩子沒見他祖父生過這大的氣，做了一個鬼臉，便擎起紅櫻槍溜回村口的山崖上，又去放哨去了。

〔註一〕一九三八年春，日寇九路圍攻晉東南，長驅直入，八路軍在響堂鋪和神頭嶺打了兩個殲滅戰，敵人便全部潰退到鐵路綫上去了。

〔註二〕長治，縣名，夾太行太岳兩大山脈之間，其城屹立潞安盆地，爲晉東南中心區最大的城市。

〔註三〕長治古名潞安，卽宋時陸登抗金失敗盡節的潞安州。

〔註四〕那時敵人正在北平誘降吳佩孚，並抓緊這一點，普遍向我展開「和平」攻勢。

二 血債

原野剛一恢復平靜，敵機又飛來了。

這天敵機雖然接連來轟炸了三次，縣裏的戰時緊急動員大會，却並沒有延期。正晌午，半穿軍衣半穿便衣的百十多個青年男女，便都從各地趕來，聚集到城東北石槽村東的一個大院子裏去了。眼上架着深度的近視眼鏡的犧盟會王特派員（註一）因為情緒激動，蒼白的臉頰上顯出兩朵紅暈。看見人們坐定，他便開始用他的晉北口音，向大家做形勢報告了。

像這樣的大會今年已經開過兩三次，人們聽王特派員的報告，最初以為這只是一個像過去一樣的平常的會議，沒有什麼特別情況。但當他指出現在敵人一定要來，而且敵人這次來是有準備有決心的，不可能像去年那樣來了以後馬上就走，人們便感到和平與安靜真的已成過去，長期而殘酷的戰爭快來了。於是他的話一說完，人羣便沸騰起來，有的提出要提早完成目前要做的工作，和別的區村展開競賽，有的提出要齊心打鬼子，保證村裏不出一個漢奸。激昂的發言，一直繼續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。

幹部大會的激昂情緒被帶到村裏，鄉村沸騰起來。女人坐在井邊防止漢奸下毒，還趕着替軍隊換鞋底，兒童團站崗放哨，小眼睛瞪得更大了；已經超過年齡的人（註二）堅持要去破路，但在年齡的『只要他們去『空舍清野』（註三）；不大能動彈的老太婆也忙著去趕集買剪子，準備在跑不脫時

和鬼子拚命。

縣區幹部組成工作隊，下了鄉，改變了鄉村的模樣。到處都是耀眼的標語，在交通要道旁的牆壁上出現了新繪的圖畫。畫着去年日寇在地方的許多暴行。

辛莊自衛隊員（註四）李錫福，白天破路，黑夜站崗，睡眠不足已使他的眼睛充血，然而他却沒有感到什麼疲勞。他是激動的人羣中的一個。在白晉公路喧鬧而鼎沸的勞作中，他光着脊樑，浴着汗水，一畝一畝地把大塊的土，拋擲到大車裏去。這人過去原是馴服得像老牛一樣的人，抗戰前上邊修這條路，那時他雖然十分不樂意，仍吃飽自己的飯，每天按照官家的命令來工作。公路修好，汽車飛跑起來了，「老財」們的產業一天比一天增多，大家的日子越過越壞，人們說這是因為這條路破了風水，他認為窮人生來命苦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去年日寇打來，「國軍」潰敗，擄掠得鄉村天翻地覆，他也只有一個想頭，就是不管那一邊來，只要快落個定局就好。城裏的學生教人們起來打鬼子，說得嘴脣皮起了烟，但他却相信「老財」們的說話：「管他什麼鬼呀入的，誰來當皇上，做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完糧納稅！」他甚至不相信鬼子會殺人：「還能那樣，要把老百姓殺光了，靠誰來完糧納稅養活他的官兵！」他相信在這慌亂的年頭，人只要安分守己，就不會出什麼岔子。鬼子初來，自稱是來「爲民」「剿共滅黨」（註五）的，絕不殺害老百姓，他也隨着人家稱他們做「皇軍」老爺，服服貼貼地去支應差使。有的人家已經出了事，但他並不動心，他以爲只要能對付，事情總不至落到自己的頭上來。然而只不過一年，他却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，現在他不是老牛，而是一隻發怒的猛獸了，去年他遭受的污辱與損害，比什麼人的都多。在一個清朗的晌午，三個鬼子來到他家，他娘和

子正在外邊拾柴火，他便把女人藏在裏屋，自己裝做高興的模樣迎出來。鬼子用不通的中國話向他要麵條吃，他把家裏所剩的麵粉全拿出來了。鬼子又教他去找花姑娘，他剛回說沒有，一個鬼子已把女人從裏屋抓了出來，別的兩個便用槍拐來敲他的脊樑：

「支那豬，良心壞壞的！」

他肩膀上挨了幾下，退縮到屋角裏去了。鬼子便轉去「收拾」他的女人。——一個從後邊抱了她的腰，另一個從前邊撕了她的衣服。李錫福害怕鬼子強姦她，過去跪下抱了一個鬼子的腿，連連磕頭說：

「『皇軍老爺』，你老拾抬手，小的，……』

「皇軍」老爺並不抬手，却在他的腿上刺了一刺刀。他不由得尖叫着跳起來，又覺得頭上有個什麼東西一幌，趕緊轉身往回跑。一趕麵棒已打到他的後腦索上。他覺着眼前一黑，便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他覺着只過了一會兒，又似乎過了很長久，醒來睜開眼睛，眼睛已被血水蒙住了。透過血淚模糊的視線，他看見屋裏的一切都被攪翻：桌子被推在一邊，有兩張凳子被倒翻了，滿屋紛飛着白麵，女人在炕沿上趕麵。她的乳頭上被用針線扣了兩個小鈴噹，趕麵時叮叮噹噹地發響。三個鬼子圍着她，把麵粉撒在她的光脊樑上，不住的大笑。

「叮噹叮噹的！」

「叮噹麵的有，哈。——」

他們還摸她的胳膊，還摸她的胸脯，還無恥地把手從褲腰伸進她的褲襠裏去。

這樣的事情曾經在許多人家發生過，不過有錢的人家爲了體面關係，不向外說。只有窮人家的女人，投井上吊地鬧得盡人皆知。李錫福女人事後跳過兩回井，都被救下了。往常鬼子來了李錫福不跑，這事發生以後的第三天，鬼子再來的時候，他的傷還沒好，便掙扎着拉着女人和孩子，跑到原野上去了。他娘不肯走，氣憤憤地拍手說：

『你們跑吧，我看家，我老了，也活够了，我不怕鬼子要吃什麼叮嚀麵，我一個老太婆，我活够了！』

他以爲一個老娘在家許不要緊，不想他娘却因爲這一整扭送了命。

村裏青年人全跑光了，只剩下一些老人。兩個鬼子來到李錫福家，比劃着手勢，說些聽不懂的鬼話，李錫福他娘只是搖搖頭，顛巍巍地指指自己的耳朵說：

『我聾了，聽不見啦！』

鬼子無可奈何地走了。她吐了一口唾沫，勝利似的嘟囔說：

『我老了，我活够了，我合上了，我看你能把我怎樣！』

她準備等第二批鬼子來。她老了，不想活了，她什麼也不害怕。

然而鬼子什麼也沒有撈到，却生了氣。村裏有幾家院子起了火。剛到李錫福家來的兩個鬼子，約會了別的幾個，趕來七八個和李錫福他娘一般年紀的老太婆，把廚房裏的柴火搬出來，燃起熊熊的火，剝了她們的衣服，趕着她們去『烤火』。他們被趕到大邊，又拚命往後躲。

李錫福他娘失去一切勇氣，渾身癱軟，並且不知爲什麼忽然叫起來了。這一下招來一個鬼子，一把揪住她的頭髮，同樣剝光了她的衣裳，趕着她去「烤火」。

『完啦！』她忽然心一橫，『反正總是個完！』

於是她又有了力量，一邊蹦跳着躲閃槍刺，一邊舉起黃皮包骨的手，指着鬼子用悽厲的聲音喊：

『六十不罵，七十不打，我七十一了，你們這些狗，你們……』

一個鬼子一槍撈把她打倒，另一個上去搜了她的腰，第三個從火堆上取下一堆火，送到她的腿檔底下。她驕地翻身一口咬住搜着她的那個鬼子的右肩，那鬼子一推手掙脫，她便踉蹌跟地退了幾步仰面跌倒了。

被她咬了一口的那個鬼子，又撲奔上來把她打翻，幾個鬼子便把她拽進屋裏，在炕上按倒了。

快黃昏的時候，李錫福和他女人，冒着黑烟和焦枯的氣息，走進屋裏，看見老母親赤裸裸地躺在炕上，完全失去了知覺。女人找着燒焦了一片的衣服替母親穿套起來，又灌了她半碗水，才漸漸地甦醒。她的眼睛亮了一陣，又變暗了，像死魚的眼睛一樣，楞楞地瞅了他兩口子一會，忽然跳起來：

『鬼子來啦！』

她碰落女人手裏的水碗，把李錫福推了一掌，跑到院裏去了。兩個追到院裏，她已跑到街上。在十字街口，她提着褲子，哭一陣，笑一陣，喊冤似的嚷：

「我七十一了，你們大家看呀，鬼子是……」

媳婦搶上去摟了她的腰，把她摟住，兩人半推半抬，這才把她拽到家裏。李錫福喊了一聲娘，哭了起來，他女人要說話，聲音也在喉嚨裏哽咽住了。

娘已經瘋了，誰也沒有辦法使她清醒。整整鬧了三天，她忽然清醒起來，用疲弱的手狠命抓住李錫福的胳膊說：

「錫福，不要忘記，我已經七十一了，你要替我報仇啊！」

接着她便絕了氣。

這事雖然已經過去了一年多，可是娘的這個聲音，還在李錫福的耳鼓裏作響，使他什麼時候想起來，都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。這個聲音改變了他的個性。

自從幹部從縣裏回來，村裏開了動員大會，他每天一早就起來了，打發老婆孩子出去了以後，便督促別人到白晉公路上去工作。

人羣在公路上不知疲勞地工作。在公路兩側的大小道路上，小車和挑筐穿梭一般地來回走動。哼聲，鋤鉞聲，石塊迸裂聲，山谷爆炸聲，小車吱呀聲，交織成一片轟然的聽不大清的巨響。

「不怕力量小，就怕不齊心！」李錫福挖起一畝土來，瞥了周圍一眼想。

他覺得今年人們是齊了心了。

晌午歪，游擊小組的隊長（註六）跑來檢查工作。這是村裏最忙的人，他要領導各村戒嚴，還要檢查各村破路，還要不時摸摸他那皺在腰間的「決槍」（註七）上的紅綢子。有些人看見他，停下

了鋤鉞。

『你來幹啥的呀？』

『還是在村裏管管那些老婆孩子吧！』

『我們一個偷懶的都沒有，你來不來沒意思！』

隊長把葦笠向後一掀，露出冒着熱氣的光頭來，笑着說：

『就不檢查工作，來看看，還怕看壞了麼？』

李錫福給了他一個反擊。

『這裏有我就行了，誰躲在大樹底乘風涼，我就用鋤頭梢敲他的頭！』

人羣哄笑起來，發出原諒隊長的反響：

『隊長來走走也不算多事！』

『他要老蹲在家裏，腿會蹲腫了的！』

但一個歪脖子青年，却向隊長提出了問題。

『你來光擔誤我們的工夫，得賠償我們的損失。』

前方有消息來麼？報告報告前方消息吧！』

他向人羣瞥了一眼，忽然用大聲說：

『讓隊長報告報告前方消息好不好呀？』

『好！』大家一齊回答。